

入菩薩行論廣釋
(中)

福建莆田廣化寺

入菩萨行广释 (中)

寂天菩萨 著

索达吉堪布 讲释

福建莆田广化寺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寂天菩薩

第六品 科 判

之瞋恚者安忍品 丁二之戊三 于菩提心支相违	己二、正论	己一、品名(安忍) (469)
		庚一、除瞋恚(一瞋等十颂) (470)
		庚二、修安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辛一、认识瞋境(不欲等一颂) (485) 辛二、真修安忍 (487)
		庚三、恭敬有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辛一、观想福田而恭敬(本师等七颂) (625) 辛二、观想佛喜而恭敬(无伪等九颂) (634) 辛三、观想害利之果而恭敬(譬如等七颂) (648)
		癸苦而修安忍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子一、痛苦领受之安忍(乐因等十颂) (487) 子二、于法定心之安忍(不瞋等十二颂) (503) 子三、怨害不瞋之安忍(若苦等十八颂) (515)
		癸二、于斥责吾者修安忍(心意等十二颂) (534)
		癸三、于吾友造不欲者修安忍(于佛等十二颂) (549)
		癸四、于敌造福者修安忍(人赞等十一颂) (571)
		壬二、于所欲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癸一、阻碍敌受不欲者修安忍(纵令等三颂) (585) 癸二、阻碍吾或吾友者修安忍(受赞等八颂) (590)
		壬三、于诽谤吾者修安忍(赞誉等十四颂) (603)

第七品 科 判

丁心能增上之方便——世俗及胜义菩提	己二、正论	己一、品名(精进)	(663)		
		何发广说如	庚一、略说必要精进之理由(忍己等一颂)	(663)	
			辛一、认精进之本体(进即等一句)	(664)	
				辛二、远离精进之违品	(666)
				辛三、修精进之同品	(707)

庚离精进之辛二、违品	壬何二舍、弃之彼者对如治	壬一、违品懒散之诸因果(下说等三句一颂)	(666)	
		癸一、对治同恶懒惰(云可等十一颂)	(670)	
			癸二、对治耽劣事懒惰(弃舍等二颂)	(685)
			癸三、对治自轻凌懒惰(不应等十五颂)	(688)

庚二之辛三、修精进之同品	壬二、广说	壬一、略说(故断等一颂)	(707)			
		癸一、积四助缘	子一、说信助缘	子一、说信助缘(发愿等十三颂)	(708)	
				丑二、分说	丑一、总说(故心等三颂)	(725)
					寅一、业慢(于善等三颂)	(730)
			寅二、力慢(乌鸦等八颂一句)		(734)	
			寅三、惑慢(设处等三颂)	(745)		
			子三、说喜助缘(如童等四颂)	(749)		
			子四、说舍助缘(身心等一颂)	(755)		
			癸二力、出	子一、实行力(沙场等七颂)	(758)	
				子二、控制力(为令等二颂)	(768)	

第八品 科 判

丁三之戊二——世俗菩提心能增上为静虑品	己二、正论	己一、品名(静虑等)	(776)			
		庚二、绝断静虑之违品	庚一、略说连接下文(发起等一颂)	(776)		
			辛二广说	辛一、略说(身心等一颂)	(777)	
				壬一、断世间	癸一、需断世间之理由(贪亲等二颂)	(779)
					癸二、绝断贪于内有情界(自身等十二颂)	(781)
癸三、绝断贪于外财等世间(吾富等八颂)	(796)					
癸四、断已依止寂静处(林中等十四颂)	(806)					
		壬二、舍妄念	(823)			
		庚三、修真实之静虑	下(892)			

辛二之壬二、舍妄念	癸二、广说	癸一、略说(现世等一颂)	(823)	
		子一、断内贪女人	丑一、观因者难为(月老等三颂)	(824)
			丑二、本体不清净(始则等第二十八颂)	(827)
			丑三、果者观多害(复次等八颂)	(861)
			子二、断外财等(积护等六颂)	(871)
		子三、忆念寂静之功德(故当等四颂)	(878)	

第六品 安忍

本品偈诵

一瞋能摧毁，千劫所积聚，施供善逝等，一切诸福善。
罪恶莫过瞋，难行莫胜忍；故应以众理，努力修安忍。
若心执灼瞋，意即不寂静，喜乐亦难生，烦躁不成眠。
纵人以利敬，恩施来依者，施主若易瞋，反遭彼弑害。
瞋令亲友厌，虽施亦不依。若心有瞋恚，安乐不久住。
瞋敌能招致，如上诸苦患，精勤灭瞋者，享乐今后世。
强行我不欲，或挠吾所欲，得此不乐食，瞋盛毁自他。
故应尽断除，瞋敌诸粮食，此敌唯害我，更无他余事。
遭遇任何事，莫挠欢喜心，忧恼不济事，反失诸善行。
若事尚可为，云何不欢喜，若已不济事，忧恼有何益？
不欲吾与友，历苦遭轻蔑，闻受粗鄙语，于敌则反是。
乐因何其微，苦因极繁多，无苦无出离，故心应坚忍。
苦行伽那巴，无端忍烧割，吾今求解脱，何故反畏怯？
久习不成易，此事定非有；渐习小害故，大难亦能忍。
蛇及蚊虻噬，饥渴等苦受，乃至疥疮等，岂非见惯耶！
故于寒暑风，病缚捶打等，不宜太娇弱，若娇反增苦。
有人见己血，反增其坚勇，有人见他血，惊慌复闷绝。
此二大差别，悉由勇怯致，故应轻害苦，莫为诸苦毁。

智者纵历苦，不乱心澄明。奋战诸烦恼，虽生多害苦，
然应轻彼苦，力克贪瞋敌。制惑真勇士，余唯弑尸者。
苦害有诸德，厌离除骄慢，悲愍生死众，羞恶乐行善。
不瞋胆病等，痛苦大渊藪，云何瞋有情！彼皆缘所成。
如人不欲病，然病仍生起，如是不欲恼，烦恼强涌现。
心虽不思瞋，而人自然瞋。如是未思生，瞋恼犹自生。
所有众过失，种种诸罪恶，彼皆缘所生，全然非自力。
彼等众缘聚，不思将生瞋，所生诸瞋恼，亦无已生想。
纵许有主物，施設所谓我，主我不故思，将生而生起。
不生故无果，常我欲享果，于境则恒散，彼执永不息。
彼我若是常，无作如虚空，纵遇他缘时，不动无变异。
作时亦如前，则作有何用，谓作用即此，我作何相干！
是故一切法，依他非自主，知已不应瞋，如幻如化事。
由谁除何瞋，除瞋不如理，瞋除诸苦灭，故非不应理。
故见怨或亲，非理妄加害，思此乃缘生，受之甘如饴。
若苦由自取，而人皆厌苦，以是诸有情，皆当无苦楚。
或因己不慎，以刺自戮伤，或为得妇心，忧伤复绝食；
纵崖或自缢，吞服毒害食；妄以自虐行，于己作损伤。
自惜身命者，因惑尚自尽，况于他人身，丝毫无伤损？
故于害我者，心应怀慈愍，慈悲纵不起，生瞋亦非当。
设若害他人，乃愚自本性，瞋彼则非理，如瞋烧性火。
若过是偶发，有情性仁贤，则瞋亦非理，如瞋烟蔽空。
棍杖所伤人，不应瞋使者，彼复瞋使故，理应憎其瞋。

我昔于有情，曾作如是害，既曾伤有情，理应受此损。
敌器与我身，二皆致苦因，双出器与身，于谁该当瞋？
身似人形疮，轻触苦不堪，盲目我爱执，遭损谁当瞋？
愚夫不欲苦，偏作诸苦因，既由己过害，岂能瞋于人？
譬如地狱卒，及诸剑叶林，既由己业生，于谁该当瞋？
宿业所引发，令他损恼我，因此若堕狱，岂非我害他。
依敌修忍辱，消我诸多罪，怨敌依我者，堕狱久受苦。
若我伤害彼，敌反饶益我，则汝粗暴心，何故反瞋彼？
若我有功德，必不堕地狱。若吾自守护，则彼何所得？
若以怨报怨，则敌不护罪，吾行将退失，难行亦毁损。
心意无形体，谁亦不能毁，若心执此身，定遭诸苦损？
轻蔑语粗鄙，口出恶言辞，于身既无害，心汝何故瞋？
谓他不喜我，然彼于现后，不能毁损我，何故厌讥毁。
谓碍利养故。纵我厌受损，吾利终须舍，诸罪则久留。
宁今速死歿，不愿邪命活，苟安纵久住，终必遭死苦。
梦受百年乐，彼人复苏醒，或受须臾乐，梦已此人觉；
觉已此二人，梦乐皆不还，寿虽有长短，临终唯如是！
设得多利养，长时享安乐，死如遭盗劫，赤裸空手还。
谓利能活命，净罪并修福，然为利养瞋，福尽恶当生。
若为尘俗活，复因彼退堕，唯行罪恶事，苟活义安在？
谓谤令他疑，故我瞋谤者，如是何不瞋，诽谤他人者。
谓此唯关他，是故吾堪忍，如是何不忍，烦恼所生谤。
于佛塔像法，诽谤损毁者，吾亦不应瞋，因佛远诸害。

于害上师尊，及伤亲友者，思彼皆缘生，知己应止瞋。
情与无情二，俱害诸有情，云何唯瞋人，故我应忍害。
或由愚行害，或因愚还瞋，此中孰无过？孰为有过者？
因何昔造业，于今受他害？一切既依业，凭何瞋于彼？
如是体解已，以慈互善待。故吾当一心，勤行诸福善。
譬如屋着火，燃及他屋时，理当速移弃，助火蔓延草。
如是心所贪，能助瞋火蔓，虑火烧德屋，应疾厌弃彼。
如彼待杀者，断手获解脱，若以修行苦，离狱岂非善。
于今些微苦，若我不能忍，何不除瞋恚，地狱众苦因？
为欲曾千返，堕狱受烧烤，然于自他利，今犹未成办。
安忍苦不剧，复能成大利，为除众生害，欣然受此苦。
人赞敌有德，若获欢喜乐，意汝何不赞，令汝自欢喜？
如是所生乐，唯乐无性罪，诸佛皆称许，复是摄他法。
谓他获乐故，然汝厌彼乐；则应不予酬，此坏现后乐。
他赞吾德时，吾亦欲他乐，他赞敌功德，何故我不乐？
初欲有情乐，而发菩提心，有情今获乐，何故反瞋彼？
初欲令有情，成佛受他供，今见人获利，何故生嫉恼？
所应恩亲养，当由汝供给，彼今已自立，不喜岂反瞋！
不愿人获利，岂愿彼证觉？妒憎富贵者，宁有菩提心？
若已从他得，或利在施家，二俱非汝有，施否何相干？
何故弃福善，信心与己德？不守已得财，何不自瞋责？
于昔所为恶，犹无忧愧色，岂还欲竞胜，曾培福德者。
纵令敌不喜，汝有何可乐，唯盼敌受苦，不成损他因。

汝愿纵得偿，他苦汝何乐？若谓满我愿，招祸岂过此？
若为瞋渔夫，利钩所钩执，陷我入狱婆，定受狱卒煎。
受赞享荣耀，非福非长寿，非力非免疫，非令身安乐。
若吾识损益，赞誉有何利？若唯图暂乐，应依饰与酒。
若仅为虚名，失财复丧命，誉词何所为？死时谁得乐？
沙屋倾颓时，愚童哀极泣，若我伤失誉，岂非似愚童？
声暂无心故，称誉何足乐？若谓他喜我，彼赞是喜因；
受赞或他喜，于我有何益？喜乐属于彼，少分吾不得。
他乐故我乐，于众应如是，他喜而赞敌，何故我不乐？
故我受赞时，心若生欢喜，此喜亦非当，唯是愚童行。
赞誉令心散，损坏厌离心，令妒有德者，复毁圆满事。
以是若有人，欲损吾声誉，岂非救护我，免堕诸恶趣。
吾唯求解脱，无需利敬缚，于解束缚者，何故反生瞋？
如我欲趣苦，然蒙佛加被，闭门不放行，云何反瞋彼？
谓敌能障福，瞋敌亦非当，难行莫胜忍，云何不忍耶？
若我因己过，不堪忍敌害，岂非徒自障，习忍福德因？
无害忍不生，怨敌生忍福。既为修福因，云何谓障福？
应时来乞者，非行布施障，授戒阿闍黎，亦非障出家。
世间乞者众，忍缘敌害稀，若不外植怨，必无为害者。
故敌极难得，如宝现贫舍，能助菩提行，故当喜自敌。
敌我共成忍，故此安忍果，首当奉献彼，因敌是忍缘。
谓无助忍想，故敌非应供，则亦不应供，正法修善因。
谓敌思为害，故彼非应供；若如医利我，云何修安忍？

既依极瞋心，乃堪修坚忍，故敌是忍因，应供如正法。
本师牟尼说，生佛胜福田。常敬生佛者，圆满达彼岸。
修法所依缘，有情等诸佛。敬佛不敬众，岂有此言教？
非说智德等，由用故云等；有情助成佛，故说生佛等。
怀慈供有情，因彼尊贵故，敬佛福德广，亦因佛尊贵。
助修成佛故，应许生佛等，然生非等佛，无边功德海。
唯佛功德齐，于具少分者，虽供三界物，犹嫌不得足。
有情具功德，能生胜佛法，唯因此德符，即应供有情。
无伪众生亲，诸佛唯利生，除令有情喜，何足报佛恩？
利生方足报，舍身入狱佛，故我虽受害，亦当行众善。
诸佛为有情，尚且不惜身，愚痴骄傲我，何不侍众生？
众乐佛欢喜，众苦佛伤悲，悦众佛愉悦，犯众亦伤佛。
遍身着火者，与欲乐不生；若伤诸有情，云何悦诸佛？
因昔害众生，令佛伤心怀，众罪我今悔，祈佛尽宽恕！
为令如来喜，止害利世间，任他践吾顶，宁死悦世主。
大悲诸佛尊，视众犹如己，生佛既同体，何不敬众生？
悦众令佛喜，能成自利益，能除世间苦，故应常安忍。
譬如大王臣，虽伤众多人，谋深虑远者，力堪不报复，
因敌力非单，王势即彼缘。故敌力虽弱，不应轻忽彼。
悲佛与狱卒，吾敌众依怙，故如民侍君，普令有情喜。
暴君纵生瞋，不能令堕狱；然犯诸有情，定遭地狱害。
如是王虽喜，不能令成佛，然悦诸众生，终成无上觉。
云何犹不见，取悦有情果，来生成正觉，今世享荣耀。
生生修忍得：貌美无病障，誉雅命久长，乐等转轮王。

第六品 安忍

丁二之戊三、(于菩提心支相违之瞋恚者安忍品)分二:

己一、品名;

己二、正论。

己一、(品名):安忍。

前一品宣说的为持戒度,现在论文进入安忍度的引导。安忍品的内容主要有三方面:一、断除瞋恚;二、修安忍;三、恭敬有情。在修持菩萨行的过程中,如果不断除瞋恚烦恼,会招致极大的违缘,给自己造成很大危害。认识到此后,应尽力断除瞋恨心,以种种方便善巧修持安忍,而且要认识到有情助成佛的功德去恭敬一切有情。本品中有许多重要的修行窍诀,以此藏传佛教的修行人对本品很重视,有的大德常单独传授此品,引导弟子修习安忍。因为凡夫人都有一些不共的烦恼,有的贪心重、有的瞋心重等,各各不同的烦恼习气要断除,必须要依靠一些方便法门去对治,对瞋恨心特别强烈的人来说,这一品尤为重要。性格不好,容易瞋怒发脾气的人,如果在听习本品时,将安忍窍诀铭记于心,在日常生活中反复观修,一定能消减、断除自己的瞋恨烦恼习气。对本品所阐述的窍诀,我有过一定的体会:有时虽然有大圆满、大手印的对治烦恼窍诀,但在某些情况下,运用本品中对治烦恼的窍诀却非常相应有力。你们有些人在听习前面几品的过程中,也有一些这样的体会,以寂天菩萨的大悲智慧加持,以前很多难以对治的烦恼,现在能很好地消除、控制,因此在言行方面也改变了很多。

瞋恚在所有的烦恼敌中,可以说是最猛烈狂暴的敌人。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平时很如法的修行人,一旦生起瞋恚,他的

言行就变得十分可怕。为了制伏这种猛烈的烦恼,在本品中作者用了一百三十四颂从各个角度,阐述了多种殊胜的方便法,依靠上师三宝的加持力与这些甚深的窍诀,我相信大家都能改变、调驯自己的相续,如同麦彭仁波切所说:披上《入行论》安忍品的铠甲,任何一个瞋敌变化着五花八门的魔术来进攻,也毁坏不了自己的智慧身体。

己二、(正论)分三:

庚一、除瞋恚;

庚二、修安忍;

庚三、恭敬有情。

庚一、(除瞋恚):

**一瞋能摧毁,千劫所积聚,
施供善逝等,一切诸福善。**

对菩萨生起一念瞋恚,就会摧毁千劫以来布施、供养诸佛等一切善行所积聚的福德善根。

要对治瞋恚,必须先认识这种烦恼的危害性。因此,在本品之首偈,便说了瞋恚心可怕的破坏力:一念瞋恚,能摧毁千劫中供养圣尊等所积聚之福德。

在解释这个颂词时,以往各论师有很多辩论,主要辩论的问题是:一瞋的具体定义,瞋恚的具体对境,所毁福德的详细范围、界限等等。对这些问题,没有甚深智慧眼目,用凡夫分别念是难以抉择的。在汉传佛教中,弘一大师对这个问题也引《华严经》、《佛遗教经》作过论述,但对具体定义方面,没有详细的辨析;在藏传佛教中,对这些问题有很多细致的辨析。我们在此作一番简析,以便让大家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的细节,同时,也培养细致思维分析的习惯。

首先我们来分析“一瞋”。“一”是指时间，在根巴仁波切的讲义中，定义为“成事刹那”，即成办某一件事从头到尾的时间。有的人发起“一瞋”，时间可能要长一点，几分钟、一两个小时还是气鼓鼓的；有的人生瞋恨的时间只是一会儿，脸阴一会就云散天开，恢复正常。这里的“一”不是细微刹那（一弹指之六十四分之一），如果是这样，凡夫没办法认识瞋恨心。“瞋”在此指程度很猛烈的瞋恚烦恼，在一些论师的注释中，定义为“强而有力的瞋斗心”。瞋心更具体的定义在《瑜伽师地论》中抉择为五相——憎恶心、不堪耐心、怨恨心、谋略心、覆蔽心（《菩提道次第广论》卷五、一百二十八页中也有详述），这五相全部具足的称为圆满瞋恚恶业。关于“一瞋”的定义，诤论较少，在此也不作广述，总之，就是心相续中的一种损害恶业。

关于瞋恚所毁的福德善根，辩论有很多，本论中说是千劫供施所积聚之福德；在《入中论》说为一百劫中供施、持戒所积聚之福德。这两论的差异是由瞋恚的对境不同而引起，《入中论释》云：“于凡夫生瞋坏百劫之善，于菩萨生瞋摧千劫之善。”瞋恚的对象一般有四种：上位菩萨对下位菩萨、下位菩萨对上位菩萨、等位菩萨互瞋、非菩萨瞋菩萨。《入中论》中所说的是上位菩萨对下位菩萨生瞋，此论所说的是下位菩萨或非菩萨对上位菩萨生瞋，以此有百劫与千劫的差异。有的论师说，此二论之差异是所引经典不同而成，《入中论》根据是《曼殊室利游舞经》，此经云：“曼殊室利，所谓瞋恚，能摧毁百劫之善根。”而《入行论》所根据的是《宝积经》，此经中说：一瞋能毁千劫所积之善。大家如果去翻阅《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可以看到很多详细的教证与论述。

关于瞋恚所毁的善根，廓荣巴论师、宗喀巴大师、根桑曲扎仁波切都说包括回向与菩提心所摄受的一切善根，这一切

都可为瞋恚所毁。宗喀巴大师说：菩萨肯定是有菩提心的，但在经论中都说过，他们生瞋恚会毁坏福德善根，以此可推证菩提心与回向所摄的福德善根能被瞋恚摧毁。也有一些论师引用《华严经》与《大集经》中的教证，说菩提心所摄的善根如同金刚宝、入大海之雨滴，乃至未得菩提之间都不会毁坏，在根巴仁波切的讲义中，也说已回向的善根与菩提心所摄的善根不会为瞋恚所毁。当然，我们可以去理解上述的教证中所说的，是无有强烈违缘的情况下，回向菩提所摄善根肯定是不失坏的，如果有强烈的瞋恚违缘，菩提心与回向所摄的善根也能被毁坏。这个辩论大家应动脑筋去分析，也应去寻找教证，找找汉传佛教中是否有论师分析过。

善根分为随福德分善根与随解脱分善根，前者是有漏的福德资粮，后者是智慧资粮。二者中随福德分善根，许多论师都承认可以毁坏，但智慧资粮是否可以摧毁呢？这也有许多辩论。在别的论著中还说：愿菩提心所摄的善根能被瞋恚摧毁，行菩提心所摄的善根不能被摧毁等等；还有关于瞋恚摧毁的是福善的现行而不是种子……，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在此我们从简，不作广述。

无论如何，对一个已生起菩提心的佛子生瞋，其后果非常严重，在第一品中也说过：“佛言彼当住地狱，长如所生心数劫。”《经集论》中引用了《三摩地王经》云：“互相若生瞋恨者，净戒广闻不能救，参禅住静不能救，布施供佛亦无救。”凡是想积累资粮的修行人，应尽全力去避免犯这种过失。

罪恶莫过瞋，难行莫胜忍；

故应以众理，努力修安忍。

没有哪种罪过像瞋恨那么恶毒，也没有一种修持像安忍